

西塞神秀毓灵气，磁湖微澜漾诗情

——《黄石历代诗选》序^{*1}

胡光波

(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，湖北黄石 435002)

作为韵文的诗歌，是中国传统文学一大宗。从最初句式参差、声韵天成，到后来五七定式、格律整饬，颇历年岁。早期古诗，肇自先民的率性而发，以歌其劳作为主线，后来视域拓展，咏史咏物迭起，言志怀人大兴，甚而至于政局治乱：涉临山水，则镂云刻风，以寓远志；素居劳作，则灌园松土，而乐天人；国破时乱，则匡时诤弊，悲天悯人；大漠征戍，则枕戈待旦，以御顽寇；长亭送别，则蜜情友谊，以恣柔怀。凡此种种，形成汉语诗歌的抒情特征。至唐代，诗型固定，李杜师法造化，天才自呈，为万世罗拜之诗伯。有宋以后，诗派初立，论说分蘖，而宗唐宗宋之争，刺激创作多方共荣。蒙元虽呈衰貌，明清犹能承桃先代，而论说之盛，极古典诗学大成。清末民初，新学骤兴，旧学渐显冷落，但有少数学人，暗自修习，每有所得，即师友求证，以通声气，延续中华民族这一丝文脉。

因古诗韵律苛细、对仗严明，而美感独出，故其研究一直繁兴，且呈放射态势：整理诗集者，以存文献；辑录选本者，有助初学；穷究列代者，捋顺历史；收集片断者，综述理论。至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古诗十九首》等杰构，其衣被后世，自不待言，而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陆游等人，师范千古，光映万代，研诗所触发的“正变论”“雅俗说”，波及其他文体，直接造就中国文学尔雅有致、气象高远的景象。在各类研究形式之中，选本是中国文学一大亮点。

传统选学始于《文选》，其兼收文笔，注重藻饰，而独立的诗选，乃盛唐孙季良《正声集》首出。此后，各类选本纷至沓来，后人多聚焦唐宋，产生《千家诗》与《唐诗三百首》等名选，对于古典诗艺风格的成熟，厥功甚伟。细思诗选发达之因，盖有以下缘故：或宣示诗观，或开启童蒙；或通选示法，或专选吟咏。概而言之，诗歌选本，既可培养语感，陶冶性情，又能默契天道，洞悉万象，而民族文化精神的玄秘，也借此一隅展示。

目今，随着国家政治、经济生态的好转，地方政府已认识到地域文化对民生的潜在力量，故整合本土历史资源，构建文化村，振兴旅游业，成为各地发展的愿景。确实，地域文化如虬龙蛰居，一旦骤然苏醒，必能旋起磅礴之气，振作一地的民风，激发出无限的生机。顺应时势需求，有识之士纷纷发起地域文化研究：或步趋乡野，访求颓圯的古代建筑；或拂去蛛网，整理残破的名人家谱；或依山就势，兴起浓郁的民俗社区；或发挥本土优势，开发独特的生态农业。因此，鸠集学人，撰写各种文化专著，最近几年特别为地方执政者所力倡，并得到襄助。

黄石位于湖北东南，长江至西塞山而折向。此山与东方山，遥遥相望，默默守护着境内的神灵万物，而磁湖、大冶湖和富水河等密织的水系，则涵养湿地，调节气候。上天眷顾众生，此地矿产丰饶。战国铜矿遗址驰名中外，近代冶铁盛誉久负。但是，囿于地理位置，文化成就在荆楚大地，既远逊才俊频出的荆州、襄阳与黄冈等“大邦”，也无公安、竟陵等文人团体擅名一时，更不像武汉据水陆要冲，轮番上演近代中国政治的悲喜剧。因此，如何从名目繁多的史书中，寻求能代表本地文化特色的材料，

¹ 收稿日期：2017—01—01

作者简介：胡光波，陕西蓝田人，文学博士，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

详察细考，多方比对，撰写分类文化论著，将是黄石文化研究者思想的焦虑，但正因难度大，其研究的价值愈巨，而后续影响则更深。

刘远芳先生雅好艺文，多年来读写不辍，虽身负行政之职，所幸亦属文化单位，于其创作研究便利多般。自上学到毕业后，曾主事辑录过各类文选，编撰经验丰富。两年前，他不惮烦碎，独自编注黄石第一本历代文选，其拓荒业绩得众多人士好评，社会影响亦佳，发行短期即再版精印。一俟此书出版，即贾勇跻进，搜读诗学资料，又以两年工夫，编就《黄石历代诗选》，其热情毅力远超同侪。

此书之成，既出于原定的研习计划，也和诸位文化伯长——黄瑞云、李全修、李声高和刘法绥的激励有关，收集资料时，编者细参几位宿学曾选录的数种黄石诗词选，当然更多的材料源于他对各类史籍的穷讨，也是其所参编的《黄石文化史》文学部分的抽绎衍伸。这一诗选的编辑精神，与其既出文选大致一样，又照顾到诗的包融含弘，适当录入各期的优秀词作。两本诗文书，自可独存，但若合而并观，则黄石两千多年政治的沧桑、民情的起伏、文人的行谊与高士的逸迹，可更形象地俱陈于读者。

《黄石历代诗选》收诗起于春秋，止于1949年，均为传统的古体诗，作者遍及社会各色人等。选者的识力，表现在执守“以诗存人”的古谊，除将懿士端人的杰作收入，还将一些行劣之徒（如刘慧澄，程荊门等）的意良之诗汲纳，昭示一个人虽常有乖伦悖理之举，但并非善性全然泯灭，每当遣兴怡情，则天赋本心自呈，给后人带来一丝和煦之气，可稍稍消减其生前的罪愆。至于选录黄申芑、陈其武等抗暴义士，则旌其德以强民志。因张志和词作《渔歌子》是黄石文学之最，若此选剔词于外，则该作自然脱落，而要重新编选一部黄石词选，又因量少难以成书，故编者反复考虑，酌情将一些诗人的优秀词作收录，成为诗选的补充。其实，古人视词为“诗余”，将词录入诗选，不为“破体”，反呈“两美”。今人陈伯海、蒋哲伦两先生主编《中国诗学史》，亦因此将词学并入。

此书所编入的诗人与诗作，数量远超编者出版的文选。盖因诗体制精短，兴起即书，片刻卒章，是传统文人随身的“刀斧剑弩”，而文则需苦思冥想，非宿构成熟难以贸然措笔，是大战乃持的“方天画戟”，故黄石历史所存的诗应多于文，佳品亦夥。全书录277人诗433首，虽不能说达到地毯式搜索后的“完全覆盖”，至少也能将各期的魁元作手“尽收彀中”。

从收录的时代看，分为春秋、南北朝、唐、北宋、南宋、元、明、清和民国九部分，相互之间以兴国八景图、大冶八景图隔开（与其所编《黄石历代文选》同）。显然，战国到东晋一段近九百年，是巨大的历史空缺。不知是史料确实无载，还是编者受阅读所限，未及寓目。对于一部历代诗选来说，都令人疑窦顿生。作为黄石首部历代诗选，有此缺陷或不可免，编者如能在尔后续有发现，也许能予以弥补。当然，历史不可悬揣，如果确实横置此“时间真空”，只能说在这一时间段内，黄石地区人文活动尚如暗流涌动，在慢慢汇为潜流，待南北朝后，方为惠风所动，而唐以后则波涌浪卷了。编者于春秋时期，将《越人歌》一首收入，看似让异地神品阑入，实乃为黄石早期诗歌寻求远源。此诗为越地舟人为楚康王弟子皙所唱，而皙曾被封于鄂，鄂遗址在黄石所辖之大冶境内，也算与黄石有了“瓜葛”，何况这首由无名氏从古越语译成的楚歌，韵致宛转，一唱三叹，尽显旖旎，一旦在楚地广泛传唱，黄石地区民众当能耳闻口咏，年久日深，会渐渐沁入本地的民风民俗，对后代文学的发育潜移默化。因此，将其作为黄石历代诗选的首作，也算有所据依。

《黄石历代诗选》的编写程序，大体由作者简介、诗歌正文、篇目题解和引证注释四部分组成。但是，题解和注释，视史实的多寡和文辞的难易而定，故而详略不一，甚或阙略，并不强求统一。像一些名家名作，佐证较多，需详加说明，如王建《望夫石》、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和周紫芝《题卷雪楼》等作，可多方引证，说明该诗的成因、影响，有助于读者的知解，而到明清之后，那些语意浅显之作，像朱廷立《桃花泉》、余国柄《栖隐寺》和向铁《巡视黄荆山》等，读者窥诗而晓意，则题解与注释完全略去，也无伤大碍。如果一味求体例完整，执意衍说，反而繁冗无益，徒劳乏功。惟于题解中，未注明所选诗的最初出处，略有阙遗。

如前所言，黄石为荆楚文化一支“偏师”，人文活动成熟较晚，在古代又向来非政治经济中心，因此入选此书的诗作，不

管是本籍、寄籍人士(吴则礼、王质、吴国伦等人)或过境者留踪者(王十朋、苏东坡等人)所著,多咏怀当地的山湖景致,凭吊本土的人文遗存,书怀言志、感物寄友之作也占了不少份额,而像杜甫、白居易那样,专注重大社会变化者较少。这与黄石远离政治漩涡、诗人大多位居下流,不无关系,绝不能因这些作品主情致,多细思,描小景,摹细物,就漠然处之,更不可因其政治意弱,就任意雌黄。相反,正因其受一时的政局影响小,诗人们才能纵情山水,畅悦风光,摅发一己幽怀,其中流露的“闲情逸致”,反倒蕴含最普适的人情物理,于世乱时可慰人心,在承平时亦启灵性。在大量写景之作中,围绕着西塞山的系列诗词,贯穿黄石诗歌发展史,而张志和《渔歌子》最令人注目,并引发鄂浙两地争议。时至今日,黄石与湖州各以所据,互不谦让,虽有“意气相争”之嫌,但笔墨官司愈久,愈能彰显该诗无穷的艺术魅力。

西塞山虽不甚高,但峰峦孤耸,雄视四方,阻江形成环流,水流日夜激荡,与山上鸟雀吟鸣相应,确为东南胜景。在张氏之前,前人即关注西塞山。作者收录的南朝江淹和何逊,首开见气:前者《渡西塞望江上诸山》登临山顶,极目远眺,一番绘景之后,将精神的结穴归于道仙,有规避尘嚣、寄怀烟霞之趣;后者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》,则苦于沦落宦乡的羁縻,希冀如鸟儿飞翔,暗含岁月蹉跎、事功未济之伤。南朝皇祚迭更,政局诡谲多变,士子难以安存,故诗人情绪趋于灰暗消沉,这也传染给唐代的李白和陶岷,其《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》、《西塞山下回舟作》:或将鸟比人,自伤忧时;或绝意江湖,沉湎歌酒。可见,这些诗人非以咏西塞为的,乃叹自身之凄凉。但是,张志和《渔歌子》一出,尽扫数朝阴霾之气,其色调清丽明媚,气氛欢快轻松,并铸就了一个遗世独立、钟情山水的江湖散人,其萧疏轩举的人格境界,足抵柳宗元《钓雪》中寄身天地、思聚神凝的渔翁。此词所寓之精神,颇契合僧译经所慕之“人天交接,两者相见”,令后人亦歆羡不已,并赢得大批文人登临西塞,仅唐代就有五人——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、罗隐《西塞山》、韦庄《西塞山下作》、皮日休《西塞山泊渔家》、齐己《过西塞山》。宋元明清续有佳作,直至今人胡国瑞,亦借西塞寓志。可以说,西塞山宛如一块巨大的试金石,文人的才性不经其磨砺,则难以思锐心敏。

类乎于此,从诗选可见,历代作者将黄石或周边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,一一收罗其中,呈现多样的精神维度:王宾、罗洪先、吴国伦等人,流连白云洞、飞云洞、玕洞等,惊奇造化神工鬼斧;陈光亨、刘凤起、石建点等人,瞻仰亚圣庙、严陵钓台、岳忠武庙等,追怀先贤巨勋伟绩;王建、唐彦谦、王安石等人,相继题咏望夫石,慨叹妇女苦情守贞;范钦、官抚邦、余玉成等人,在普济寺、玄真观、栖隐寺等随喜悟理,厌倦世情归趣佛道。至于黄石的其他景点,像磁湖、东方山、桃花洞、散花洲等,也多留下历代文士的芳踪馨香。尤为注意的是,一些寂寂无名者,如刘慧澄、柯冠时和谢百炼等民间人士,石绣云、费墨娟姑嫂和范薇等女性作者,其杰作若非编者细心拣择,刮去历史的积垢,岂能重显明艳的娇姿?从遗存的华章不难感受到,各类文士生活境遇虽顺逆不一,但共同的生命体验则贯通其中:山光物态逸心志,水波岚烟荡精神。那些沉迹下僚的文士,终生游走于田塍,乞食于山野,虽因天时地利之限,立德已无望,立功常受阻,但还可立言名世,而不时与山水相融,既能舒适为生途而疲惫的身心,也能恢复因庸常而消蚀的灵性,郁积的块垒可借咏物以释,枯萎的精神会因自然而重生。因此,这部分诗歌在黄石历代诗中为数多、份量重、价值大,是今人回眸历史、洞悉世情的窗口,愿读者诸君多多留意。

我因所操业之故,虽亦读书作文,但多出于生计,而怯于抛却群书、创发心性的自由写作。十多年前,因偶写小品与远芳结识,此后受其影响,断续有作,但生性冥顽,慵懒积习难除,平昔所作寥寥,仅呈于友朋间,不敢腆颜面世。每观远芳新出诗文,未尝不愧悚羞赧。远芳为人,质实方正,诚恣守信,读写勤而不辍,抚书体察文理,写作明鉴诗艺。此一诗选,可见其善以己心忖度古贤,释读具思力文采,读者自可明察,勿庸笔者再嘤嘤不休。当今信息纷陈,时势扰攘,人多趋新而弃旧,气躁而心浮,但如时时吟哦昔贤韵文,自能平息竞心,复归道本,进而移性化气,启我灵思,激活汨没已久的性灵。